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金華唐
氏遺書

金北豐署

甲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鏐

唐悅齋先生所著六經解一百五十卷見一齋書目朱竹垞經義考則錄其六經解書解詩解孝經解俱稱已佚清道光金華縣志遂別出易解詩解書解等目張作楠氏輯唐氏遺書從悅齋文粹中錄出三十一條別爲一卷并闡明婺儒言詩之大旨推唐氏爲詩學正宗邑人有用活字付印者余恐日久灑然就湮据以開雕爰摭其厓略于此季樵胡宗楸

于世幸無助宋柳

為人百用部中計日書金卷三

三十二卷限爲一卷并書

出是報報書報報日書

限難其六報報書報報

書外齋表坐河書六報報一百五十卷限一齋書目宋計其

詩解鈔

續金華叢書

宋金華唐仲友撰

四始六義

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但其時有先後地有遠近化有淺深故以諸侯王者之風別之而分繫之周召耳其地近其時先其化文王猶淺其地遠其時後其化文王已深隨其所得分周召以繫之也夫聖人之化亦有遠近先後淺深之間乎曰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者理之寓於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爲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故召南之末進乎周南騶虞是也周南之末進乎雅麟趾是也雅之末進乎頌魚麗是也王之風周衰也豳之變也遭變而慮周也宣王之雅猶有美刺也復之而未盡焉則亦未離乎變也魯之頌王微而魯抗也商之頌存古也邶鄘唐存其國之舊也季札聽詩之序史之舊也今之次夫子刪詩之所定也

二南之風也商微而周將興也王之風也周降而詩之將亡也王風而魯頌詩之末也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詩之所以亡也政小故有小雅焉譏小民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變小雅之體也政大故有大雅焉主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正大雅之體也德盛者非言能盡美其形容而已德非可告告其成功而已此四始之大略也大義散見於三百五篇章句之中可以意逆不可以言殫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變風猶有頌采蘩賦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如燬如王比之屬也作楠案經義考作各歸斯比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

而二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風矣有一句而二義者王室如燬比而雅者也觸類而求之不可以悉數六義之端也夫詩者有感而作心之發也先王之民雖甚卑賤而僻陋者其言猶若是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刪詩之法也發乎情故有思止乎禮義故無邪詩非必聖人之所作而聖人斷之者也一辭之邪一思之發

也在所刪矣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非獨春秋也詩也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此非獨詩也春秋也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
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
道之汚隆可具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
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存則春秋可以無作奈何
其變而遂作楠案經義考此
下多至於二字亡也觀夏道而杞不足徵也觀商道而
宋不足徵也正考甫之十二篇又亡其七存者可以無錄乎商頌之
錄存古也存古所以閔周也閔周所以望後人也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也性情不異而俗殊豈民之罪哉王通曰非民無詩職
詩者之罪也不然也教化不行而思之邪職詩何與焉知吾說者知
通之續詩可以無作

兔耳 載驅

爲善之至雖幽閒僻陋有所不欺爲不善之至雖通都大邑有所不

畏肅肅免且施於中林敬之至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無忌憚之至也方周之興至善見於微賤及其衰也至不善見於諸侯禮教陵遲如此而主文譎諫之辭盡而不汙以是知先王之澤在民者深

漢廣 野有死麕

漢廣言馬與駒野有死麕言麕鹿先儒以禮餽釋之古昏禮惟用雁幣說者遂以馬駒爲遊女之乘麕爲殺禮與先儒駁或者又謂詩人之託意不可以文害辭詩人發言不可專以託意釋吾謂奠雁特所以行禮至於稍餽苞苴未可執一山不可以魚鱉澤不可以鹿豕禮之順人情物宜者皆如此何獨於馬駒麕鹿疑之

行露 小宛

聽訟以明斷爲主在易雷電交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其辭曰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明之至也不明以動其能豐乎故明之至者雖疑似之極尙可以察不明之至者雖易見之理猶不能知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疑似之極也而召公能察之故強暴不能侵凌交交

桑扈率場啄粟易見之至也而幽王不能知故填寡宜於岸獄人固未能皆召公而天下之理可以事驗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觸類長之人豈能欺之哉

騶虞

仁如騶虞說者以爲義獸或以爲文王之囿官其於仁如騶虞之義皆可強通然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從此二說則詩不見官備之義狸首之辭不存采蘋采芣詩義甚著何獨於騶虞不見官備之義是以知騶虞之說未的騶虞二官也騶主御虞主囿翼禽待獲虞之事三驅失前禽騶之事虞不盡物騶不詭遇然後合禮不傷文王之仁今也騶虞之仁發於詩人之歎嗟則書所謂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者以爲官備之樂不亦昭昭矣乎

氓 谷風

天下之達道五父子兄弟之外君臣夫婦朋友皆人合也天屬猶乖況人合乎近世作詩者多託之夫婦以明君臣觀詩亦可類推氓谷

風非託也然亦可以爲君臣之喻臣以利事君利盡則離氓之詩可以戒矣君不以道待臣新必間舊谷風之詩可以鑒矣吾讀二詩是以知傅瑕之死而憫陸贄之忠

谷風

陸贄知裴延齡之得君亦自知其必去德宗之於大臣鮮克保全贄之身危矣而疏論延齡不能自已惓惓然有毋逝梁毋發笥之意彼豈知其身之不恤而遑他及者蓋贄之於德宗細大淺深無不展盡所以爲唐計者甚至德宗得以危而幸安垂亡而免皆贄力也德宗一任延齡視贄如弁髦土梗辭氣顏色容貌之間疎贄甚矣曾不念興元奉天之難頃刻不可無陸贄贄猶區區爲唐遠慮贄之賢與舊室等德宗眞衛人之類哉三復谷風之詩爲之歎息

王揚之水

鄭揚之水

唐風揚之水

揚之水皆以喻弱之不能制強也平王不能制諸侯鄭忽不能制權臣晉昭不能制曲沃人皆曰平王以東遷弱鄭忽以無大國之助弱

昭公以方國封沃弱此固強弱之形而未盡強弱之理不撫民而戍母家無忠臣賢士終以死亡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詩人皆深見強弱之本者也師直爲壯曲爲老棄父之讎而戍申直乎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能與賢人圖事忽有人乎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荒民散將以危亡昭公得民乎失道則弱得道則強何足怪哉不然成周之疆土豈不大於岐豐之初五爭之亂要皆太國之制命而叔段之禍視曲沃猶有間也觀國之強弱者當以三詩觀之則亦舍其形而論其道焉耳

兔爰

兔陰狡小人之類也雉耿介君子之類也鄭之諸臣其兔之爰爰者乎周之君子其雉之離于羅者乎王室而至於此憂未艾也君子何樂其生哉

采葛

采葛之義毛鄭釋之甚精孔氏汨之矣任大者責重勢危者變多其

理然也故懼讒之詩引喻切而寄意深說人之言無所不毀而事有輕重緩急則讒有難易懼讒之意亦有淺深葛以喻小蕭以喻大艾以喻急事之序也小以月言大以秋言急以歲言情之殊也爲詩者著其懼讒之情而情之深如此平王之好聽讒可知矣

狡童

狡童指厲公子亶之徒皆忽之弟狡謀以圖忽者也賢臣必不與狡童比狡童必不與賢臣謀忽之不能與賢臣圖事疑其貳於己也不知賢而疑之則所信者皆權臣之黨耳制權臣莫口口賢臣不能與賢臣圖事則權臣何憚而不擅命忽之死亡在於旦夕而不知賢臣憂之至於不能食息而忽猶不悟宜其中狡童之計死權臣之手也狡童之刺所以冀忽之悟終不悟而揚之水憫之何嗟及矣賢臣之於忽惓惓如此說者以狡童爲斥忽過矣以其不與吾圖事而被其君以狡童尙得爲賢臣乎哉狡童宜不與吾言吾食者子宜與吾言吾食而亦不能吾能不憂之至於不能食息乎蓋賢臣之詞意如此

忠厚之至也乃見狡童狂童之狂皆非斥忽之詞

甫田

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人則見之矣婉兮變兮總角卬兮未幾見兮交而弁兮積善者所以求之之道卬而弁必至之理也

碩鼠

民之可畏久矣草芥寇讎孟子之言人皆以爲已甚觀此詩而後知孟子之言敬齊宣至矣重斂而將去之喻其君以碩鼠而夫子猶取之是思之無邪者實是不忍絕其君垂涕泣而道之者於卒章見之誓將去汝非決辭適彼樂郊非真情不堪命而忿激一至於此其本心則不然樂土之得我所樂國之得我直樂郊宜亦有所得也而有所得則宜忘去國之悲而方且永號又從而丁寧之曰吾爲誰之故而永號如此毋乃爲吾君之故乎忠之至愛之盡如此夫子能不取之哉碩鼠非斥君之辭也言碩鼠之食我黍麥苗人猶不願之可以君而甚於鼠乎三歲貫汝則蠶食之深矣雖以碩鼠喻之猶爲愛君也

然人君則可以戒矣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皇祖之訓如此三歲貫汝則何止於三失而碩鼠之刺豈止愚夫婦而已哉然則序言貪而畏之詩有是意乎告之以適彼樂土是知其畏人也夫不修其政則以千里而畏人況魏之侵削徧小哉因其畏而儆之去汝猶冀其悟爾故存碩鼠無害於君臣之大義足以儆世刪碩鼠則一人之肆於民上多矣吾是以知尊君卑臣出於焚詩書之後

小雅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采薇出車杕杜魚麗文武之詩也常棣閔失道伐木言八簋天保稱于公先王其爲成王時詩無疑然則文武不以三者治內歟曰燕兄弟燕朋友故舊朋友故舊下報上文武亦有詩成王易以今詩其辭異其義同雅皆樂章也文武豈闕此三者哉皆以爲周公作則於采薇三詩窒矣

伐木

親親以睦友之親者以速諸父是也友賢不棄友之賢者以速諸舅是也不遺故舊伐木于阪醕酒有衍是也有酒醕我則民德歸厚矣詩章之義次第甚明以親親以睦爲常棣之詩則章義乖矣作楠案此駁孔

穎達小序疏

出車

出車之五章序其室家之情與草蟲同辭皆述大夫妻之意乃所以勞還率也豈民望王師之辭哉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閔之之辭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喜之之辭也秦之婦人猶及此況周之大夫妻乎

魚麗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太平而微物眾多豈獨交於萬物有道哉作楠案此駁蘇轍詩傳之說內平外成至和之氣交鬯於天地之間所感召當然也故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南有嘉魚